

集部

吴文正集卷十六

元 吴澄 撰

序

診脉指要序

俗間誤以脉訣機要為脉經而王氏脉經覩者或鮮盱江姚宜仲三世醫周秋陽周嘉會儒流之最也亟稱其善脉其進於工巧可知增補斷病提綱殆與錢聞禮傷

寒百問歌同功診脉一編父經子訣者也為醫而於醫之書醫之理博攷精究如此豈族醫可同日語哉余不治醫而好旣其文臟腑之脉各六三在手三在足醫家所診一寸九分乃手太陰肺經一脉爾於肺之一脉而并候五臟六腑之氣其部位也脉要精微論言之下部候两腎中部左肝右脾上部左心右肺心包與心同位所謂左內以候膻中是也而不寄諸右尺命門之部陳無擇脉偶葢十得八九而未之盡何也脉書往往混牢

革為一有牢則無革有革則無牢夫牢者堅也經云緊牢為實又云寒則牢堅革者寒虛相搏之脉也而可混乎脉之名狀浮沉實虛緊緩數遲滑濇長短之相反也弦弱猶弓之有張弛牢濡猶物之有堅硬匹配自不容易抑有難辨者焉洪散俱大而洪有力微細俱小而微無力芤類浮也而邊有中無伏類沉也而邊無中有若豆粒而摇摇不定者動也若鼓皮而如如不動者革也洪微也散細也芤之與伏也動之與革也亦其對也二

十四者之外促結代皆有止之脉疾而時止曰促徐而時止曰結雖有止非死脉也代真死脉矣故促結為對而代無對總之凡二十七冝仲有脉位脉偶二條因附鄙說其然歟其不然歟㦲之可也

地理真詮序

漢藝文志宮宅地形二十卷蓋相地之書也然官有其書民間無之無其書亦無其術通於其術如晉郭景純輩曠代一見豈人人能哉楊翁給使唐宮秘書中得此

禁術後避巢冦至贛為贛人言地理術盛於江西自此始長安蒼黄出奔時䟦涉萬里九死一生僅保餘息惡有文自隨大率指授曰受面命心得不在書也此術之傳漸廣而其書之出日富好事者增益附會之爾極于宋末儒之家家以地理書自負塗之人人以地理術自售郭揚曽殆滔滔而是噫何其昔之秘而今之顯昔之難而今之易昔之寡而今之多也余評諸家地理書郭氏葬書雖不敢必其為景純之作而最為簡當俗本

亦復亂之以偽余黜其偽存其真才千餘字若建安書市所刻地理全書繁蕪穢雜豐城儒流所撰玉髓經假託欺誑奈之何舉世惑焉而莫之察也噫可歎已吾里王謙道於諸書中去所可去取所可取輯地理真詮三卷衍者十無一二擇之不亦精乎以此而相地必不茍以此而授人必不惑矣謙道遊四方四十年工於詩前輩鉅公皆許可之儒家之術術家之儒書之精也宜哉

黄成性詩序

余戊寅歲初客盱其後或中歲一至或數歲不一至盱之俗盱之人不悉聞悉見大畧可知也黄成性金溪人而游處多在盱盱金溪接壤土氣頗相類詩文往往奇倔峭厲直講先生其表表者南豐和粹昭晰盖涵茹於經而然然稽其立已行事不減泰伯以吾陸子有得於道亦且壁立萬仞非土風然與乙巳春於程氏館讀成性詩一二已矍然驚自吾客盱以來未嘗有也讀竟率稱是夫生長山間林下師友不出乎一家之聞見上無

所承下無所麗而挺然拔起如此器固直講器也澤之以南豐之經原之以金溪之道磨礱浸潤光瑩透徹查滓盡而冲莫存德人之言如玉才人之言如金逸士高流如水晶雲母心聲所發自然而然先進又何能多彼浮沉氣中作意倣像雖形似超超於青冥風露之上而人也方與蟯蜋蝿蚋同夢而未醒詩乎文乎言焉而已非余之所敢知也非成性之所肯為也

與善録序

古聖先賢之立教行事具載方册可效可師然其世邈其旨奥譬之海焉或浩渺無涯涘譬之山焉或峻絶莫可躋攀非睿敏所到未易一觸而省悟感發者盱江周嘉會紹述先志取近代前脩及鄉里閭人凡一言一行之善賅而録之易知且易行也如名醫單方一草可愈一疾不必遠方難致之物用力寡而收效速豈不為為善者之一助乎嘉會嘗纂家庭所聞義訓一皆淑人心扶世教警厲學者語斯録也又義訓之毗輔云

皇極經世續書序

邵子之書其初十二篇以元經十二會而繫之以運與世其次十二篇以九會經二百四十運而繫之以世與歲又其次十篇以十運經一百二十世而繫之以歲與字元之經會始月子訖月亥效天也會之經運始星己開物訖星戊閉物法地也運之經世始辰子二千一百四十九訖辰亥二千二百六十八紀人也紀事起二千二百五十六世内之甲辰止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内之

己未唐帝荒以前不紀無考也周顯德以後未紀有俟也鄭松特立甫為續二百七十五年自庚申宋興至甲午金亡近述邵子經世之事遠繼夫子春秋之志用意宏矣邵子所紀三千三百一十六年間頗有更定書法視昔尤謹論國統絶續離合謂與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各為系漢魏晉宋齊梁陳統代一系魏周隋唐梁唐晉漢周宋十代一系也遼金國朝又一系也斯論也世儒未之及也噫鄭續邵之書它時豈無續鄭之書者

乎雖千世可知也特立在前代三預進士貢不第在今日隱處三十年不仕獨折行輩與澄友古今因革聖賢心迹每共細商焉是書之成以澄能知之而俾題其端所纂經說拾遺亦多可取云

唐山鄭君詩序

唐山鄭君器識超邁記覽博贍少年三試禮部不利嘗學詩於翠屏曾氏蒼山曾氏中歲乃與予善靡所不談今老矣窮山讀經日有新得技不止於詩也謝仁叔從

之遊授其詩若干篇將以傳於世可嘉已鄭詩蓋出曾氏而其後所到顏然二師之上工詩者能辨之

黃少游詩序

詩人說仙說禪精妙脫透無如坡翁者而竟未實得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廬陵黃少游往年同吾兒遊盱父知其爲俊士覽近作數十篇仙禪悟解上逼坡翁而其詩超超不凡噫吾所畏也雖然予於二家真有得而有成吾不爲予願之而況簾視壁聽之悟徒以資言

語文字之神乎神而傳焉亦言之立而已身茍立不待言之立也子之能詩已三世拳拳欲壽乃祖乃父之言以傳於人孝子慈孫之心也揚已之名顯親之實必有其道乎將求之言乎似坡而可矣如將求之身乎坡未足多也而子之志何如哉

內經指要序

醫家內經與儒家六經準其三才之奥諸術之原乎然其辭古其旨深醫流鮮能讀儒流謂非吾事亦不暇讀

何望其能探奥而究源也哉吾兄李李安自為舉子時博洽羣書纂事記言細字大袠堆案盈箧余甞嘆其用心之密用力之勤中歲從事於醫其心力之悉又有加焉所輯諸家方論靡不該備抑其末耳若素問若靈樞若難經傷寒論所謂醫家六經者融液貫徹取素問二經綱提類别較然著明一覽可了名曰内經指要余夙嗜此經每欲與人共論而莫可今獲見此能不抵掌稱快是篇布濩乎天下俾觀者有徑可尋有門可入人人

能讀内經而得其奥而得其源則於儒家窮理盡性之方醫家濟人利物之務其不大有所裨歟李安應人之求不擇貴富雖貧賤不能自存必拯其危急皇皇惟恐後蓋以儒者之道行醫者之術此其實行也非止善著書而已

馬可翁詩序

馬可翁簡直任氣故人不皆好之余於衆不皆好之中而知其可取者焉詩效昌谷者逼昌谷效山谷者逼山

谷它作亦往往賢於人里中先輩如甘如許逝矣詩之不亡也於子寧無望乎韓子有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請以斯言為子脩辭之則亦為子脩身之則夫如是其誰不子之好雖不好也將奚疵

東麓集序

主簿石君以東麓張君詩文四卷示余余讀之理勝氣勝詩文以理為主氣為輔是得其本矣其詩不尚纖穠不拘拘於法度以文為詩者也其文不尚俳麗不屑屑

於言辭以質為文者也夫生長中州返樸之時而老死昭代右文之日上奚所於師下奚所於友而有詩有文如此不謂之卓然特起者歟大學箴一篇有見於聖賢為學之道蓋聞魯齋許公之風而興而於考亭朱氏之書嘗致其力又豈詩人文人所易及哉石與張兄弟也閔其不霑一命將遂沉沒余故為之序云張君名桓字武叔東昌人

陳善夫集序

宋三百年文人未有過吾荆國丞相者詩人亦未有過吾荆國丞相者詩人名其後有二謝氏文則未有嗣焉者也近年邦人類多學詩陳君善夫最久最能清才逸思洋溢動盪丙子以前初藁已不肯作江鮑以下語況年彌老彌變詩彌變彌工乎詩之外有文又難已老杜詩如此而拙於文老蘇文如此而短於詩兼此二長有鄉相在山川之奇秀欝發何幸再見其人哉陳家詩如伯玉如履常如去非家法自不待它求文乎文乎一惟

卿相是式雖唐柳韓漢班馬復生且將引而與之並而它奚足云

鰲溪羣賢詩選序

詩經有十五國之別土風各不同邶鄘皆衛也而不繫之衛魏亦唐也而不繫之唐何也國別之中又有不同者來者不容不本其地編者不敢不離其篇也國風遠矣近年有中州詩有浙間詩有湖湘詩而江西獨專一派江西又以郡別郡又以縣別豈政異俗殊而詩至是

哉山川人物固然而然土風自不可以槩齊也撫江西望郡統縣五而樂安最後置割永豐之東鄙合崇仁之西鄙而為縣故其風有撫吉之襍宋之季文風特盛進士科得人甲諸邑以詩鳴者葢不數數也有不局於舉子業者乃或兼通焉或專攻焉夫江西之有撫撫之有樂安樂安之有詩以古準今如衛之別為邶鄘唐之別為魏非一國之風乎采詩無官編詩無人其詩浸浸湮没草亭何君垚少年擢第仕為諸侯殿五長於詩老而

猶以此自好閔鄉里前脩善之或遺蒐獵邑之能詩者得若干人詩之可取者得若干篇題曰鰲溪羣賢詩選夏幼安命梓工刻之于鰲溪書院知者可以興不知者可以觀噫敦厚之教也

丁英仲集序

嘉興丁英仲吟古近體詩又善樂府長短句又工四六駢儷語挾三長客諸侯有名聲時命華依皮南雄老于清江之野予及見之嚴厲振整盖雖遊客而自貴重玉

胥縢君推為文人行心服可知也平生著述多軼子埴録其存藳予讀之而嘆斯人之不可復見也埴克紹先業㢩㢩緒言之墜遺可謂能子矣英仲諱杰人號為山臞先生

皮達觀詩序

詩之自然者所到各隨其所識迹已然之迹聲同然之聲則意若辭不繇已出使然耳非自然也清江皮達觀素不以外樂易内樂其識固已超邁邇來太極先天之

理融液於心視故吾又有間矣偶然游戲於詩蓋其聲迹之髣髴所到可涯涘哉雖然時露一班或從管中窺見將得以名我聚則文成五彩散則寂無一有其猶龍乎何豹之足云余期達觀之進乎是也

光霽集序

嘗聞盱江包氏從朱陸二先生學一日自建寧至金谿陸先生問曰元晦何言曰某為朱先生求數大字扁堂室悉得之獨光風霽月之亭六字有靳色曰姑少俟將

歸再請又曰姑少俟陸先生曰吾固知元晦不肯書此然人人有此光風霽月吾當為子書之至今其家揭陸先生之字于亭間廬陵蕭氏道心翁以光霽名詩集亦吾陸先生所謂人人有此者也青山趙儀可摘集中好句光霽端倪已呈露一二矣其子樂昌教諭鄉元汲汲揚父之美復以示予夫周子氣象惟大程子有焉翁希程則光風霽月其人也詩云乎哉

四書言仁録序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求於心而不務周於事則無所執着而或流於空虛聖賢教人使之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四書而後惟張子訂頑最為切實同郡嚴肅類聚四書中言仁者為一編綱舉目張靡所不備學者苟能玩繹於此而實用其力既得其隨事之用又不失其本心之體其有補於求仁也其功豈淺淺哉

倉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别出者謂之古文竒字自黄帝以來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籕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變籕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尔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為五聲韻雖其所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清江楊鈞信可重加訂正有所增益其

文蓋愈眩矣此世所不可無之書也若其所取之或可疑兼收可備博攷而未易立談判好古之君子其審諸

左傳事類序

杜元凱讀左傳法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淵哉乎其言也豈惟讀左傳宜然凡讀他書皆然朱元明以徐安道所輯左傳事類示予夫作文欲用事而資檢閱記纂不為無功也用心如此亦勤矣以此

之勤循元凱之法俾左氏一書融液貫徹於胸中倘有所用隨取隨足無施而不可其功猶有出於記纂之外者安道試就季父半溪翁質之

一笑集序

詩人網羅走飛草木之情疑若受役於物客嘗問焉予應之曰江邊一笑東坡之於水馬出門一笑山谷之於水仙此蟲此花詩人付之一笑而已果役於物乎夫役於物者未也而役物者亦未也心與景融物我俱泯是

為真詩境界熊熊採君學其可與議此矣遂以斯言題于其集之首

熊希本詩序

熊希本訪余於清都一見知其為才子弟既而見其詩一覧知其為能文辭雖然文辭學之末也詩又文辭之末也若曰吾詩如是足矣奚事它學夫誰得而彊之雖然工之又工其於鸝音翠羽有辨乎若曰此不足為吾學則有上於此者子試求之

丁暉卿詩序

李太白天才間氣神俊超然八極之表而從容於法度之中如夫子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故曰詩之聖𧼈黄鶴樓倒鸚䳇洲此以夢語觀太白者丁暈暉卿破厓岸絶畦徑而為詩志則高矣才氣果能追太白矣乎可也暉卿交東原趙少府久少府如程將軍龍伯高暉卿如李將軍杜季良余固以謫仙人相期待少府君以為何如哉

富城醵飲賦詩序

酒所以合歡歡而有文歡之尤也古者於燕享歌詩以道志自歌詩禮廢而文士之飲或自為詩以叙其情東都以來則㸌㸌文字之飲難矣蘭亭之集勝流咸在詩不成者有之二詩成其一者有之至今不無遺憾也臨川周筠昂霄夙與富城諸能詩者游别三年而再至於是各持斗酒貲詣朱有源氏具盤飧劇飲盡以竹深留客處荷淨納凉時分韻賦詩賓一主八朱士坦元明

趙用信以誠黄中克正蔡蔌思敬胡敏仲遜胡然文彬胡璉器之富城人清江聶埜廉翁與韻有十真定劉節叔度補其一嘗學詩於周者也詩十首或明潔或清淳或精深或古澹蓋一時之勝萃是已來者可以觀焉

春秋會傳序

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矣世之學春秋者率謂聖人有意於褒貶三傳去聖未遠已失經意而況後之註釋者乎哉

棄經而任傳或臆度而巧説㡬若舞文弄法之吏然觀者見其不背於理不傷於教莫之瑕疵又孰能紬繹屬辭比事之文而得聖人至公無我之心哉漢儒不合不公無足道千載之下趙然獨究聖經之㫖唯唐啖趙二家宋清江劉氏抑其次也澄甞因三氏研極推廣以通其所未通而不敢以示人今豫章熊復庶可所輯會傳同者已十之七八諸家註釋未有能精擇審取如此者也熊君謹厚純正篤志務學其可為通經之士云

易簡歸一序

近代醫方惟陳無擇議論最有根底而其藥多不驗嚴子禮剽取其論而附以平日所用經驗之藥則既兼美矣王德膚學於無擇易簡三十方葢特為窮鄉僻原醫藥不便之地一時救急而設非可通於久遠而語於能醫者流也是以不免於容易茍簡其有以來施盧之攻也宜且如瘧痢之證病源不一法自殊世有執無痰不成瘧無積不成痢之說而槩用一藥者或驗於甲而不

驗於乙人但咎其藥之不靈而孰知由其辨之不明哉數見病瘧者對證依施氏用藥又數見病痢者對證依嚴氏用藥證各不同無不應手愈信夫辨證之明而處方之當者其効如此德膚局以四獸斷下二藥豈可不笑也邪德膚以來增補其書者凡三曰孫曰施曰盧豫章徐若虛昔以進士貢儒而工於醫又取四易簡而五之名曰易簡歸一其論益徽密其方益該備施盧且當避席而況王若孫乎雖然徽密非易也該備非簡也

非易非簡而猶曰易簡葢不忘其初吾取其有功於愈疾有德於人而已於書之難易簡也夫何計

服制考詳序

凡喪禮制為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内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

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葢以夫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父母期葢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

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妹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

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截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葢如此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

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謂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於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共世之知禮者講焉

吴文正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十七八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吳文正集卷十七

元 吳澄 撰

序

皮魯瞻詩序

魯瞻皮氏之賢子從其族父遊京師有紀詠數十篇儼然如醇儒端士讀之益信其賢吾友元復初自負才高於人寡許可獨進魯瞻當路又薦之試吏余為予以吏

喻詩夫吏以文無害為善一變則深文巧詆之吏再變則舞文弄法之吏吏不可如是詩不可不如是方見其為醇儒端士倏見其為天仙化人詩之變也變至此詩之至也余將徯子之至

熊君佐詩序

豫章熊君佐嗜好推敲能自銳於一切世味之中是以詩似其人若草木生天香若花畫春容不事雕琢而近自然細評古今難為别則予亦未能窺其何如也

劉志霖文藁序

近年齊陵劉太博以文鳴沾丐膏馥者不少然學之者守其守文其文形模謦欬事事逼真儼若孫叔敖之衣冠竊意善學者不如是志霖居與之鄰而日親炙者也太博之後尚有嗣其響儀可分其光而又有志霖焉文之病或頗僻或淺俗或冗羨或局促或泛濫或滯濇或疏直或繁碎或浮靡或枯槁而志霖一無有色炳炳聲琅琅勢滔滔汩汩不太博而太博其可謂善學矣哉其可

謂能言矣哉雖然文有本非徒能言而已若韓氏若柳氏若歐陽氏若老蘇氏縷縷自陳其所得志霖於四家熟之復之必知其所得之由他日轉以告我

長岡讌飲詩八十韻序

游讌有詩建安以來始盛然蘭亭之集督之以嚴罰賦者猶或止於五言四句青谷劉志霖長岡之歌成詩至八十韻才之慳贍不同固如是乎哉或比之南山南山未足多也豐而不餘約而不失古之作者如是一時情

思因酒而發浩瀚淋漓欲禁莫可志霖不自知其多也

黃體元詩序

黃體元妙年有詩評者謂似江西派余謂不然氏黃也詩不黃也何也黃沉重此輕飄黃嚴靜此活動黃窘塞此疏通黃硬健此軟美不必其侶而惟其可最為善述前人者妙年能此奇矣余欲刻其英參寥太虛已先之句句如郛所摘字字如何所點又大奇也行當見之

切韻指掌圖節要序

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註曰已見其字母下於經堅輕牽聲虔外别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晉翁純篤力學至老不倦豈徇俗踵訛者所敢望哉故其著述有見如此而余之為是言亦可與言而與之言也

新編樂府序

詩騷之變至樂府長短句極矣韻人才士之作不絶乎耳午牕坐困夢遊鈞天忽聞此音為之醒然而起作手妙選手尤妙選者為誰清江嚴以仁氏

運氣新書序

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火金水始終終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

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為次年初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啟玄子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夫醫家運氣之說惟陰陽大論七篇具存而啟玄子取以補內經醫流

之究竟及此者葢鮮鄭燚景文貫通儒書精專醫伎純厚謹審而篤於學演繹七論條分類别目曰運氣新書經文註義采拾靡遺凡著書欲以明運氣者未有能若是賅且悉也予又因楊氏所推特表古聖先賢未發未言之奥於其篇端鄭氏此書之行於世也可無毫髮罅漏矣

黄養源詩序

詩自風騷以下惟魏晋五言為近古變至宋人寖以微

矣近時學詩者頗知此又往往漁獵太甚聲色酷似而非自然黄常養源詩清以淳進進而上當與世之學魏晉者不同然養源年少有志其學豈止工詩而已乎予之所期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淝川書塾序

淝川書塾盱江包淮仲邳所以名其讀書之塾也包氏自贈太子少師克堂公早游朱陸二先生之門而貲政殿學士文肅公擢儒科登政府文學政事為一世師表

淮文肅之曽孫少師之玄孫也克承其祖武亦可爲聞人矣乃遠推所自取龍圖孝肅公所起之地名其塾淮之所志遠矣昔周子家舂陵而稱汝南朱子家建安而稱新安皆不忘其初也蓋與太公封於齊而不忘周者同意是意也豈俗儒小生所能知哉仲邪年少才俊博古而通今由文肅上遡孝肅文學政事之美固已不待他求又充其所到而朱而周則包氏世世有人將有光於其先仲邪勉之哉

楊桂芳詩序

清江楊桂芳工詞賦而善歌詩詩甚淳美然桂芳才與年俱盛非山澤枯槁田野閒曠者由詞賦而歌詩由歌詩而上達屈騷風雅頌之旨聲其聲實其實則為子而孝為臣而忠政可以官言可以使詩之為詩蓋如此豈徒吟詠風花雪月如今世所謂詩人而已哉予將有俟於子

周立中詩序

自進士業廢而才華之士無所寓於其巧往往於古今二體之詩然稍有能輙自負曰吾能是足矣豈知士之為士有出乎詩之外者哉豫章周還立中純謹俊秀能進士業而又能詩所到處古可逼魏晉律可如唐人世之不能立是者已自足而立中不爾也使其進而益力則知本之不在是乎是以嘉其識而不但美其才也夫才力所及蓋難能之然才力之外更必有見焉其尚以語我也

運氣考定序

邵子謂素問密語之類得術之理鄆城曹君大本彥禮父嗜邵子書而尤究意於素問密語運氣之說裒集大論三卷密語七卷亦勤矣吾鄉有醫士鄧氏所編運氣新書相近而微不同予嘗為之序嘻世之言運氣者率以每歲大寒節為今年六之氣所終來年一之氣所始其終始之交隔越一氣不相接續予嘗疑於是後見楊子建通神論乃知其論已先於予彥禮父好邵學予請

以先天後天卦明之夫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乾也寒水正東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中正氣亥中而子

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寘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風木夘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

則終始乎艮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彥禮父於經傳之所已言采拾詳矣惟此說乃古今之所未發敢為誦之以補遺闕彥禮父天資淳實於書無不讀而慕邵子甚至昔司馬公與邵子同時而師尊之註太玄譔潛虛篤學清修吾彥禮父之資其幾乎予忝與之聚處國學獲覩其書遂為志其卷首

伍椿年詩序

詩本乎氣而形於言伍椿年有氣有言者也詩宜工又因詩而治氣審言焉俾氣調而言度則詩浸浸乎古矣其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深於詩者如是古之教也余將觀氣察言以驗子之進

石晉卿易說序

上古聖人作卦象以先天而其體備於八八作蓍數以前民而其用衍於七七八八之象本於一而一無體七七之數始於一而一不用合卦與蓍是之謂易中古聖

人體卦用蓍繫之彖繫之文其辭雖爲占設然擬議所
言理無不貫推而行之占云乎哉秦漢而下泥術數者
陋演辭義者泛而易道晦矣至邵子極探卦彖蓍數之
原而易之道大明夫子以來一人而已而於文王周公
之辭有未暇及也若程子之傳則因文王周公之辭以
發其真知實踐之理推之爲修齊治平之用宜與三古
聖人之易而爲四非可以傳註論昔夫子年將七十有
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之語是經豈易學哉主簿傅君以

其師石君晉卿所著易說示予予讀之喜其說理之當說象之工蓋於象學理學俱嘗究心世之剽掠掇拾以為說者何能幾其十一閒石君兩目無見古之瞽者為樂師取其用志不分也樂一藝耳易之道詎一藝所可比瞽而為易師亦其外物不接內境常虛故能精專若是歟或曰子之於易與石君不同何也曰予補朱義者也石廣程傳者也君釋象予亦釋象則皆程朱之所未言者雖有不同而言固各有當也予又安敢以予之未

必是而廢石君之是哉

虞舜民禮學韻語序

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悌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

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
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
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盖取其讀誦之
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閒教子率以周
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士
大夫之家頗或知其無用而舍旃童習之初遽授小學
孝經等書字語長短參差不齊往往不能以句教者强
揠而學者苦其難又胡能使之樂學哉程子嘗欲作詩

畧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而不果作陳氏五言禮詩近之而有未備君子病焉江東虞舜輯古經傳記成訓補而綴之裁而成之名曰禮學韻語其事該其辭雅凡程子之所未及陳氏之所未詳一旦悉具而無遺又有名數韻語一書相輔而行既非千文蒙求無用之言又無字句參差難讀之患幼而復熟於此長而階之以稽全經可不謂之有功於初學已乎仁矣哉其用心也舜民年踰五十志學彌篤其師謝氏節義士也淵源

所嘶蓋有自云

莊子正義序

莊子内聖外王之學洞徹天人遭世沉濁而放言滑稽以玩世其為人固不易知而其為書亦未易知也魏晉以來註釋奚翅數十雖淺深高下不同大抵以已見說莊子非以莊子說莊子也玄學講師侯大中蜀產也濳然樸素好南華經聞清江道士杜充符有唐劒南道士文如海南華正義命其徒徑往繕寫以歸如獲珍琵近

以示予予嘉文氏方外之人乃能獨矯鄒氏玄虛之失而欲明莊子經世之用噫可不謂拔乎儔類者哉昔在天寶間玄宗蓋嘗賜見正義十卷宋太平興國八年成都道士任奉古錄諸本而世不傳講師將爲重刻故敘其所以得書之由若夫得意忘言爽然四解進進乎南華眞人之逍遥遊師其自知之矣

詹沂仲文集序

樂安詹君沂仲戊辰試太學第一處太學七年而歸隱

會郡侯慕君文名强起之教授於邑校余自㓜喜聽君談文談當世事明峻激發英英然有永嘉諸君子之風惜哉不獲究其用也子天麟收拾遺藁廪廪恐泯墜於乎沂仲不可作矣覯於斯文尚可想見其人葢非特才進士而已

詹天麟慭藁序

樂安詹沂仲往年試藝補太學諸生名次冠天下其雄文高論震撼一世子天麟能傳其家學有詩有文如此

沂仲為不亡矣

象山先生語録序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録一裦所録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録者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塤嘗鋟板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溪學者洪琳重刻于家

樂順携至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閒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豐嗇馬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盖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為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

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女教之書序

女德之懿以柔靜淑慎堅貞修潔為貴雖其天質之至美亦未嘗不資於教古之女教畧見於内則曲禮之篇而今世之女子或教以紋繡之工或教以詞章之麗非矣相臺許獻臣蒐獵經史傳記摭其嘉言善行名曰女教之書凡為女為婦為妻為母之道靡所不具女子於女功之暇而能誦習焉則知如是者之可慕可傚而為

之不如是者之可羞可惡而不為其於世教豈小補哉夫自王公至於士庶人未有不須内助之賢家之興廢往往係於女德之何如教之何可以不豫也獻臣喪親而孝涖官而廉其身固可以立教而又取前言往行筆之於書倘其書之所以教者盛行於世閨門之内奥室之中莫不感發於其言薰沐於其行而與之俱且將人倫女士之德不惟世之父母得有賢女而為舅為姑皆有賢婦為夫為子皆有賢妻賢母化成俗厚駸駸幾

二南之風益不難也然則是書其可與朱子小學之書並行者乎

譚晉明詩序

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逮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碩學之士縱横放肆千彙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切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旃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

琢句不用事而情性之真近於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宜黄譚德生晉明天才飄逸綽有晉人風致其為詩也無所造作無所模擬一皆本乎情之真瀟洒不塵畧無拘攣局束之態世之以鍊字琢句用事為工者或不相合而予獨喜之之深蓋非學陶韋而可入陶韋家數者也故觀其詩可以見其人彼詩自詩人自人邈乎不相類者又何足以知之

劉鶚詩序

有容攜廬陵劉鶚詩一袠來予觀之五言七言古體五言七言近體五言七言絶句凡六體無一體不中詩人法度無一字不合詩家聲響夫人之才各有所長學詩者各有所從入唐宋以來詩人求其六體俱可者亦希如之何不爲之嘉嘆觀詩竟觀諸人序引而又知鶚之早慧年二十已能詩北走燕趙南走湖湘等處廣覽山川風俗以恢廓其心胸耳目志氣卓犖不羣詩之不凡

也宜卷首一序乃其大父桂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貴實蓋知作詩作文之要領且謂當推此實於言行則其學識知所根柢非但文士見趣而已世之訓其子孫而能若是者幾何人哉聞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自警之事美之武公固未易及然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其慎言慎行者至矣翁以實其言行詒孫謀殆亦武公之意與劉氏祖孫壽而德少而才一家有二瑞焉

天之厚於其家必有由也翁字叔正長吾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鷄字楚奇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三十有六予喜翁之壽敬之如吾父嘉鷄之才愛之如吾子於是書此而授之客以遺劉氏

張達善文集序

蜀儒張須立達善父少從金華王氏遊王氏之學其源出自朱子門人黃勉齋先生故凡達善所聞格言至論皆足以範俗垂世國朝奄有南土中州士大夫淑其弟

子以四書者競延致達善而講說焉或薦於朝特命為孔顔孟三氏教授鄒魯之人至今服誦其遺訓東昌張遜謙叔得其文若干卷刻梓以傳好善樂學之意可尚哉達善長予十有三歲予視之猶兄也前此江東宣慰使拔不忽嘗欲板行其文余序其端令謙淑之從子德光又以序為請余悲達善之無嗣而幸其遺文之不泯俾後進之士因前輩所聞而知其所未知裨益於人蓋不為少是則謙叔之功也

徐君順詩序缺

吳文正集卷十七

吳文正集卷十八

元　吳澄　撰

序

澹軒康氏詩藳序

予髫丱時已聞澹軒翁詩名而不及識也翁平生悉其精力於詩同時詩人為之選摘咍拔其尤今可見者淳祐藳耐軒呂聞選抄八十七首寶祐藳同郡陳藏一選

抄三十六首東樵謁齋邱拾遺八首開慶藁後林李義山選抄三十一首景定藁約山朱漢選抄四十五首蒙泉李濤選抄三十二首大山蕭山則初摘五言一十句七言一十二句全篇一十一續摘五言三十六句七言一十二句全篇六小山蕭泰来又摘五言一十句七言一十四句全篇三各繫之以和章益之以褒辭矩山徐經孫雪坡姚勉止庵林實夫芸莊蕭澥氷厓蕭立之亦有題句跋語一時聞人相與盛矣哉翁雖已殁而其詩

光彩爛然至於今不泯予同老請為選咸淳藁予適未暇嗚呼詩祖三百篇學詩者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為切實受用翁有子汲汲揚父之美務表其詩以傳於後事父若是非有得於學詩之實者乎父之能詩子之能孝俱可傳也翁康氏諱應弼字輔德同老字聖與云

周易畧例補釋序

伊川程子易傳未成之時每令學者觀三家易一曰王輔嗣二曰胡翼之三曰王介甫蓋漢儒好以術數談易

以義理註易自輔嗣始唐初諸儒作疏義悉廢諸家之註而獨取輔嗣者以此也輔嗣解經之外著畧例二篇其上篇析論彖文卦象位各一章其下篇先之以五凡終之以十一卦畧總一經之大槩云耳唐邢璹有畧例註令潮陽陳禧為之補釋多所發明王氏之忠臣邢氏之益友也禧年甚少而篤志於經世武功而從事於文諸侯之子而齒於庶士以共學是具天質之異於人者也

李學正小草序

袁州路儒學正李長翁昔年從予學其資穎然特異教諭石城金谿二邑綽有聲譽觀其文不苟作韻語儷語皆工得如斯人百輩布滿州縣學官文事其興乎雖然又有進乎此者譬之木然文猶枝柯葩華也明經以培其本修行以美其實文乎文乎非但末技虛言而已

蔡氏韻譚序

宋乾道淳熙間一時士學之懿人才之盛幾及嘉祐慶

歷之際其名實彰彰者既如彼若吾臨川葉英叔先生者緇先弗燿觀其所著贊譚一編讀經讀史評古評今識見之高議論之正有非區區文人才士之所敢望丞相益國周文忠公之深許之也宜哉當時亦與朱陸二子交游去今百有餘歲往往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視世之實無所知而剽掠以著書者奚翅相倍蓰也先生之孫誼栖栖貧窶汲汲搜其先祖之美資力於人鋟木以傳其書仁夫孚喜吾邦之有是人又喜斯人之有是孫

也是以志之云耳

王實翁詩序

黄太史必於奇蘇學士必於新荆國丞相必於工此宋詩之所以不能及唐也王實翁爲詩奇不必如谷新不必如坡工不必如半山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充其所到雖唐元白不過如是前永州教授何君周佐評其詩曰興寄閒婉得詩天趣當矣又評其人曰神情曠夷光霽被面噫非此人安得有此詩

息窩志言序

吾凡李季安詩矯矯如雲中龍翩翩如風中鴻其古體
仙逸奇怪有翰林玉川之風其近體工緻豪宕有工部
誠齋之氣其絕句清婉透脫而又有張司業王丞相之
韻度夫人於是數者或能於此不能於彼令乃兼衆長
而無不可固曰天才絕異於人而亦有由焉學詣玄微
識超凡近非可徒以詩人目也是以縱橫顛倒無非妙
用豈紛紛調聲響絢采色者之所可企而及哉息窩安

樂窩也志言擊壤集也世有知言者乎無名公不同時之高第弟子也

續文鑑序

昔東萊呂成公編先宋文鑑新安宋文公讀之猶有非議其言載於文集語録可考也今廬陵李文翁輯太元文鑑其用心之公廣立例之謹密果已如成公所編乎其尚審取精擇之哉人也必其人之真能文文也必其人之真可傳如是而取焉擇焉毋俾不如文公者或得

而非之議之則善矣

虞氏三子字辭序

子生而名冠而字字有辭載於古禮經父自為辭以教則猶孔庭道詩禮以命伯魚晉卿書訓戒以示無恤之意也辰州路儒學教授虞槃德常字其子宣曰雷旦曰新豈曰悦而授以辭其言曰雷在地中為復雷行天下為無妄知善而慎守知不善而速改復也知之明養之充動斯無妄矣又曰旦者初日新明之時苟能於學如

夜復明而更新如日方旦而未已則昏可明弱可強又曰學以悅於已孝以悅於家忠信以悅於國人斯言也至矣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宣也旦也豈也其踐斯言乎庶幾如伯魚之克世其學奚翅如無恤之甚習其辭而已哉予及先生吾凡也槃猶子也宣旦豈猶孫也是以識于其字辭之右方

皮槃字說序

父之愛其子何所不至哉愛之至則期之深仕也期其

位之極於人臣用也期其才之益於人國皮氏子名榮而字維楨榮者公之儀位之高也楨者國之榦才之大也位高足以展其才才大足以勝其任斯無愧於人臣無負於人國矣榮也平江州判官之子南雄路總管之孫也其如所期以宏父訓而光祖烈哉

朱元善詩序

不能詩者聯篇累牘成句成章而無一字是詩人語然則詩雖小技亦難矣哉金谿朱元善才思俱清遣辭若

不經意而字字有似乎詩人雖然吾猶不欲其似也何也詩不似詩非詩也詩而似詩詩也而非我也詩而詩已難詩而我尤難奚其難蓋不可以強至也學詩如學仙時至氣自化元善之於詩似矣比其化也則不見其似吾猶將俟其至焉

鍾山泉聲序

王翊聖韶以鍾山泉聲號其詩為之序引者三為之選點者一引者任耳聽於無聲曰鯨鯨曰泠泠疑若殷師

之闘牛石勒之聞金鼓其曰沈沈蓋進於聽者也庶幾乎耳病減矣選者任目視於有形采其四句者曰萬室檪杼夜千村塲圃時山中有癡事秉燭報新詩曰蒼白雲邊天上下紫玄洞口日方圓三千世界殘棊局百萬塵身一蜕蟬采其二句者曰不見重來燕空令半捲簾曰不知春幾許兩月住江城曰炎凉翻覆手絡緯夜如何曰細雨斜風裏池亭得此人曰江城昨夜西風急明月寒砧十萬家曰衣冠不羣俗眼笑山川出色韻士来

采其一句者曰無言領取青山意曰江湖路熟水雲酣殆猶紀昌之視蝨秦越人之視五藏精矣哉非詩人安能識詩如此予不敢再為殷石之耳故且同於紀秦之目

甲子釋義後序

十榦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為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

夘二支為木巳午二支為火申酉二支為金亥子二支為水辰戌丑未四支為土而巳後之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偹而每行周乎十二支幹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已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為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上曰某水某火某土某金某木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

之所爲也予壯歲過德化縣丞宋先生先父之家見其所撰甲子釋義凡榦支所屬五行及其上所加二字皆以理論雖甚精密而亦不無牽强者予曰納音蓋以數起得木數者木得金數者金得土數則水得水數則火得火數則土也先生布筭筭之而悉合喜曰當改而正之越三十餘年希一與予會於夏氏之館出所改釋義以示下之五行繫諸數上之二字析諸理愈明白而愈精密予追思往時先生年幾六十而嗜學不倦舍已不

吝如此噫今不可復見矣感慨而識其左方先生工進士業蚤年充貢五試禮部特奏名授官既仕轉運司又以貢于禮部者再

春秋備忘序

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脩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脩之者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其有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何以不能贊一辭謂雖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脩經之意為何如也

蓋自周轍東王迹息禮樂征伐之柄下移諸侯國自為政以霸而間王以遐服而逼邇天經紊人理乖災見於上禍作於下耳聞目見一一皆亂世之事王法之所不容聖人傷之有德無位欲正之而不能於是筆之於經以俟後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又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然此意也當時及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況於遠者乎然則三傳釋經詎能悉合聖人之意哉澄也嘗

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與經異者惑焉繼讀公穀見其與左氏異者惑滋甚及觀范氏傳序喜其是非之公觀朱子語錄識其優劣之平觀啖趙纂例辯疑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比客京華北方學者言春秋專門亟稱敬先生鼎臣澄惜其人之亡而不知其書之存也先生之從孫儼參知江西行省政事因是獲覩先生所著春秋備忘三十卷明三傳例八卷

稽其用功次第見於自序弱冠受讀學之三十年而始著書年幾七十而脩改猶未已前後凡五易藁總數十家之説而去取之其援據之博采覽之詳編纂之勤决擇之審至謹至重惴惴然不敢易可謂篤志窮經者矣非淺見謏聞所能窺測也參政屬澄序其端竊惟春秋一經自三傳以來諸家異同殆如聚訟令於衆言淆亂之中折衷以歸于一是誠有補於後學澄之庸下有志於斯者亦得因先生之所同以自信又得因先生之所

巽以自考遂不讓而為之序先生諱鉉易水人金朝祭
知政事之孫興定四年登進士第主郟城簿改白水令
值中州多虞北渡隱處國朝訪求前代遺逸宣授中都
提舉學校官舊讀書大寧山下人號為大寧先生云

鄧夔武詩後引

樂安董直心父予老友也有工於詩者董出也有引於
前者董筆也讀其引觀其詩未有年如此已有詩如此
異哉少成者也引曰負才惺鬆造語警拔噫舅之知其

甥也至矣曰養深見定厚積薄發噫舅之愛其甥也亦至矣予欲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為詩者誰鄧氏夔武字也

連道士詩序

連學禮家儒而身道故友新喻州儒學教授周君之外孫也道家者流為詩只如此已不多得予欲勉之梯南華躋道德異時二經融液志之所至聲之所發皆天仙語豈復人世之詩也哉

鄔迪詩序

鄔孟烈之子迪能詩予嘗喜其年少而倜儻俊邁今觀其詩尤信太白古風壓卷子美秦蜀紀行如畫若悲來乎若笑矣乎非太白詩偽作也若黄四娘家花滿蹊若南市津頭有船賣雖子美詩漫作也李杜遠矣姑置試言吾鄉近事毋謂齊人知管晏而已甘泳中夫一生無他學精力萃於詩盛年所作縝密絢麗甚精甚工比其老也有曰大醉顛倒扶歸來有曰醉倒太極虚空頽人

多好之而無復道其盛年精工之語中夫不誤人人自誤爾迪之倜儻俊邁吾懼其易流於此故舉李之古風杜之秦蜀紀行廿之盛年所作以勉

玄庵銘後序

色之中正者黄也昜明者赤也質素者白也黤黮者黑與青也玄在青黑之間故遠而不可究曰玄玄天是也深而不可測曰玄玄淵是也玄有茫昧不可知之意而老氏之言道曰玄道莫尚於易易言深遠言隱賾言幽

微言神妙不言玄也而楊子雲之準易曰玄然則易其玄乎哉宗家子居歙以人生所值榦支配易卦起數論禍福憲使盧公處道銘其庵曰玄而銘之盧公好為文章於數則未暇學予嘗與之談竟日夕倘及幽微神妙欣欣焉樂聽忘倦雖不知數喜數者也然則數其玄乎哉夫一衍四二衍八三衍十二四衍十六五十去一而七七四十九策之過揲凡萬一千五百二十者易之著數也二倍四四倍八八倍十六十六倍三十二五畫加一

而八八六十四卦之再重凡四千九十六者易之卦數也一而三而九而二十七而九九八十一復乘之以九而七百二十九者楊氏玄數也一而十二而三百六十而四千三百二十而十二萬九千六百復乘之至三而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者邵氏皇極數也若夫子壬一亥癸六巳丁二午丙七寅甲三卯乙八酉辛四申庚九辰戌戊五丑未己十天地生成數也子癸配坎一午壬配離九卯庚配震三酉丁配兌七戌亥甲配乾

六未申乙配坤二丑寅丙配艮八辰巳辛配巽四者九宮納甲數也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四者五行納音數也是皆例之所可推算之所可求何玄之有蓋數罷也罷匯玄數跡也跡匯玄數粗也粗匯玄數匯玄也所以數者玄也雖然玄有三深遠不可名此為玄之真茫昧不可詰此為玄之似淺近不可言此為玄之反然乎否主庵者曰然

羅垚詩序

豫章羅垚予識之之時年甚少不及與之細論今死矣觀其詩文若干篇超然有見不似專學言詞之人天假之年學日以充所到詎可量哉其不壽也非先哲所謂間值之難而數不能長者歟惜也予之中子哀少亦學為詩文亦年二十八而卒垚之父之悲猶予之悲也而予之所以重惜之者豈但如其父子之惜而已乎

明良大監序

羅垚少而俊敏天才絶出詩文足以動人受知貴戚之卿授之爲屬得八品官年二十八客死京師予友姜肅序其初藁又以其所著明良大監示予予嘗誡後生晚進勿輕著書垚之著書也太蚤其謝世也亦蚤悲哉相業一篇多好語嗚呼使其得年而學不期於速成而期於大成何可當也垚字奕高豫章人

金谿傅先生語録序

陸先生之學不在乎言語文字也故朱之語録累百餘

卷奚啻千萬億言而陸之語錄僅僅一帙其一帙者亦可無也蓋先生平日教人專於心身上切實用功一時精神之感發肯意之懇到如良工斲輪大冶鑄金巧妙莫可彷彿也而可筆錄乎朱語諄詳而所錄多冗複陸語峻潔而所錄或暗劣此語錄之病也故曰可無陸門高第弟子傅季魯人稱琴山先生其玄孫斯正示余語錄一篇所記三十五條其間五條已載陸先生語錄將欲鋟木以傳余謂傳之不足以章世美觀之不足以得

家學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由傳以遡陸由陸以遡孟在此而已安用語録為哉余雖有是言而其鋟木之意不能已遂為之題其篇端

大酉山白雲集序

文章一技耳詩又技之小者也技雖小豈易能哉知其不易則一字不輕出而世之小有才者率意為之聯章累句在俄頃之間若甚不難雖然可聽而不可觀也可觀而不可玩也彼安焉習焉而不愧者何歟不知故也

昔之能詩者遠矣近年廬陵劉會孟於諸家詩融液貫
徹評論造極吾鄉廿中夫少而專攻老乃奇絶自成一
家若二君之於詩庶乎其可也永豐曾可則每言會孟
稱其師王太初詩爲廬陵八邑之冠予固服會孟之識
而不及見太初之詩令得其集觀玩竟日不忍釋手蓋
巧琢工鍊高抱冥搜字字不苟句句不苟實之唐人詩
中當占上品於是益歎會孟之識之不凡而許與之不
輕也太初忠州太守之孫父兄俱仕意態宜匪寒士比

延賞弗逮試藝屢屈為衣食故客於人之門俠氣猶自若也晚值世變家禍殊劇既貧且病而詩愈工無如憂患何頗藉西竺空幻之說以自誑然少日歡娛快適之情或時露一二未能盡忘也而卒不得志以死可哀也夫太初名泰來嘗夢遊大酉山下故命其集曰大酉山白雲

劉巨川詩序

嗚呼詩不易能也世之事斯技也衆矣或如春華之煒

煜或如秋樹之替零或如洪河之洶湧或如弱水之底滯或如騏驥之馳驟或如蚕蟲之緣延或如禮法進趍之士折矩周規或如狂病呌呼之人踰垣上屋或如三軍一將之令整肅精明或如一皿百蟲之蠱蠕動雜揉人之能不能萬不齊也而豈可彊其塗劉濟巨川才氣楗格律正琢句鍊辭雖唐宋大詩人殆不是過嗚呼可謂能也已然則其可李可杜可王可蘇否乎曰可何由而可曰四家未論也先論風騷風之變者騷之續者未

論也先論其正風二十五騷二十五可以羣可以怨可以動天地可以齊日月何也蓋有在於辭句之外者李杜王蘇亦莫不然嗚呼巨川其知之矣

胥可則詩序

廬陵胥可則才俊辭麗如健鶻横空如快馬歷塊如春園桃李如秋汀蓼蘋超逸不羣而嫵媚可愛往年喜其樂府小詞之工今又獲觀其詩問淵源所漸則曰自酉山王氏閒須谿劉氏云廬陵八邑詩莫或出王之右誠

如是也䑛淮南鼎雞犬可仙況親經點化者乎集中古體頗傚昌谷近體亦有姿態將壽諸木欲其長留天地間也嗚呼由古及今詩之所以長留豈偶然哉

張氏自適集序

古之文自虞夏商周更秦歷漢至後漢而獘氣日卑弱莫可振起唐韓柳宋歐曾王蘇七子者作始復先漢之風他豈無人要皆難與七子者並以文論人則然也歐曾王蘇同時有若司馬文正公豈出數子上哉然讀者

不肯釋手何歟蓋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踐履實積中發外辭氣和平非徒言之為尚以人論文則然也河南張仲美名道濟修潔士也小官微祿韜隱遠方垂三十年屢空而不戚身外之物一物不苟取天下之人一人不輕與為詩為文一本諸中言言必麗於理世之絢采色調聲響炳炳琅琅以飾其於外者能如是乎故余不以文論其人而以人論其文昔年邂逅清滄間一見相好偕至京師浆處數月嘗序其詩越十有五年仲美

由紹興知事黃岡縣尹遷寧州判官以年踰七十告致仕而去共余校文江西獲覩全集每篇三復而嘉歎焉再為之序而還其藁嗚呼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吾聞諸夫子云

張仲美樂府序

風者民俗之謠雅者士大夫之作故風範而雅正後世詩人之詩往往雅體在而風體亡道人情思使聽者悠然而感發猶有風人遺意者其惟樂府乎宋諸人所工

尚矣國初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近時涿郡盧處道亦有可取河南張仲美年與盧相若而甞同遊韻度酷似之盖能文能詩而樂府為尤長然仲美正人也其辭麗以則而豈麗以淫者之所可同也哉